



雪落山乡

□谢子清

童年的乡村，往往冬天一深，在阴云笼罩的午后，或是深黑如墨的长夜，只需几滴寒雨的催促、几缕冰风的蛊惑，偌大的天幕里，雪花就纷纷扬扬地飘洒起来。

初时雪小，盐粒一般晶莹剔透，入地即化，飘忽神奇。不一会儿，雪便开始密稠起来，每一块的面积也倏忽间增大不少，形状与棱角都分明了，下得满眼都是白色。地面上来不及融化的雪花慢慢堆积起来，渐渐地遮了地表、掩了草木、盖住房屋，整个世界都只剩下这雪白的精灵了。

吱呀一声推开房门，只见平素生硬的山脊、土丘，冷漠的树枝、残叶，以及远处山梁上起皱的曲线，都被大雪改变了容颜。此刻，雪花已停止簌簌地吟唱，耳朵里、眼睛里都是捉摸不定的空茫和静寂。缓缓挪步，履

上雪地，蓬松的积雪被鞋底压到地上的声响清晰可辨，如闻天籁。间或有觅食的飞鸟，扑打着僵硬的翅膀，在树丛之间跳跃、踩踏，树上上打盹的雪花就被惊醒，顺势下落，溅到地上，竟有窸窣窸窣的响动。

年少的我们，通常来不及扣拢衣衫，跟着棉鞋，就在父母的呵斥声中破门而出趟进雪地，惊奇地大呼小叫。伸出手去抓紧积雪，小心翼翼地团成雪球，碰到平日玩耍的伙伴，冷不丁就扑面掷来，然后嬉笑着跑开。那哈着热气、被掷的家伙自然不甘示弱，拔腿就追，捏起雪团“礼尚往来”。“咯咯”的笑声、夸张的惊叫，一下子在山野炸开了锅。

因为寒冷，学校里早早放了假，充裕的时间使得我们无拘无束。于是成天窝在雪地里，要么分成“帮派”打雪仗、要么团结一致堆雪人，花样极多，兴致难减。此时，我们早忘记寒冷，忘记感冒回家要挨板子的告

诫，放纵身体、舒张心情，融入这其乐无穷的境地里去了。

通常要天黑风起各家父母提着荆条自村口而来时，孩子们才会慌乱地各自归家。满身润湿、双手通红，呼着鼻涕的我们自然免不了责骂，遇到严厉的甚至会藤条袭身。但不多一会儿，换过衣衫的我们，就闻到了餐桌上那放肆的肉香，一大碗香菇炖腊肉早已摆上桌，热气腾腾地惹得人直咽口水。那冰天雪地的寒冷、劈头盖脸的责骂，早在飘散的肉香里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了。

渐渐长大，这样放肆而欢愉的日子就变得奢侈起来。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夜阑人静时掐指细数，才发现离开白雪飘飘的故乡已是十余载。城市里不下雪，于是愈发激起我对故乡的怀念。有时难免悲伤地揣测——那种纷飞的雪花、放纵的年代、迷人的肉香，或许就要成为记忆中永恒的回味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在奉节， 那些像云的门(二首)

□谭岷江

旱夔门

我相信，一朵古老的云
完全可以在岁月中石化
你瞧，此时的它
和天上的云一般形状
倒立在山间
分成两半，分列左右
便成了这神奇的门
许多风穿过
许多游客的目光穿过
这块银幕之间，远方有天空
有遥想的光明与月夜
有故乡在旋转，在升腾
有许多爱恨情仇
在人间铺开
像云朵一般聚合
像一只鹰，盘旋着点缀天空
像一只蝙蝠，像一枚枯叶
挂在门上，犹如天书
我读不懂，又能假装读懂
我相信，门那边
肯定有梦中才能见到的人和神仙

水夔门

远远地，亘古的那两朵云
在神女峰顶一见钟情
它们牵着手
旅度蜜月，逆流而上
在这里误中了风景的美毒
停下来欣赏，就错过了时辰
舍弃了上行的船票
在这里，站成了风景
它们分立两岸
痴迷成一扇门
一直遵守男左女右的美德
左边的，是消得衣瘦的少年
右边的，是逐渐丰腴的少女
人间最幸福，最值得赞美的婚姻
就是必须如此相爱
如此胖瘦得不平等，不成体统
这满江的，满山的苍茫烟云啊
像它们的子孙，在撒娇绕膝
千百年来，许多人被这里迷住
渔夫创作了《滟滪歌》
士子留下了杜甫草堂
诗人们写下无数吨诗歌
浮在江面
一行行，至今仍在阳光下
金光闪闪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当落叶潇洒成诗

□邹仁波

当忧伤的大提琴拉响冬的序曲
大雁的最后一声暧昧
让枫叶羞红了脸
点燃悬崖边痴情的篝火
燃烧成王子和公主的童话

西风中摇曳的树叶
是城市老故事的插花
又像古老的绝句在寒风中穿行
幻化成身着黄金甲的卫士
匍匐成苍茫大地的边塞诗

一片片铁锈色的梧桐叶
缤纷成山城勇士的猎猎披风
豪情挥洒成火烧云
在秋冬的壮阔中血脉偾张
凝结成豪迈诗
锻造成红岩魂

当落叶潇洒成诗
我把她镌刻在春风里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九曲河谣

□石子

九曲河的水，扶着一个一个河湾的
腰，慢悠悠地走
九曲河的水，靠着两岸翠竹水杉芙
蓉的肩，慢悠悠地走
九曲河的水，牵着几个溪水弟弟的
手，慢悠悠地走
九曲河的水，跟着我弯来绕去的脚
步，慢悠悠地走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
走进一片林阴里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走累了，躺下
来歇成一个湖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挺挺胸，挺起
一座小石桥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跳一跳，落下
一挂瀑布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就走成一条
蛇，潜入草丛中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就走成了一
把刀，砍开挡道的坡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就走成一支
狼毫，绘一幅江南水墨图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就走成了一
叶肺，吐纳城市的清与浊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就上岸了，走
进我们的眼睛和照片里
九曲河的水，走着走着就有野心了，
投靠了嘉陵江、长江和东海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

盼儿归

□向墅平

儿子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已有三年之久。三年来，因种种原因，极少回家；平日里，只和我与爱人在“一家三口”微信群里，偶尔“聚”一下。前段时间，儿子借在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之机，中途回了一趟家。

我和爱人自然颇为欣喜，提前做好了一系列迎接儿子回家的准备：彻底打扫了一下居室卫生，有如迎接“贵宾”将至的仪式感；细细整理好了儿子的卧室，换上新洗的床单、被盖；选购了一些儿子爱吃的食材，以作下厨之备；因儿子回国几日中出行之需，要换成国内电话卡，我还将我的一个电话卡快递给儿子在重庆工作的一位高中好友，让他届时在机场转交给儿子……

儿子也是归心似箭，飞机到重庆已是夜里；只匆匆和那个好友见了一面，接过电话卡，就乘坐高铁连夜赶回故乡之城万州，我们小家所在地。我和爱人同样怀着迫切的心情，默数着时间，等儿归。深夜接近十二点，风尘仆仆的儿子叩开屋门的一刹那，我们一家三口激动之情无以言喻。儿子在家，仅能逗留几日。短暂相聚，原本平常的时光，便尤显珍贵。平时在城外数十公里处的小镇上班的我，刚好因眼睛出问题，顺便请了几日病假在家。平时基本全天候开饮食店的爱人，也毅然作了这样的处理：只在上午营业，至十一点，就关门回家，为一家人做午饭和晚饭。这样，一家三口就可最大限度共度几日朝夕的了。

爱人是下厨的好手。曾经多少年，一家三口都是吃着她做的饭菜，享受着人间的岁月静好和家的温馨。当热气与香气交织氤氲着的一样样菜肴被摆上餐桌，儿子眼里放出光芒，脸上写满喜悦。儿子可是吃着他母亲做的饭菜长大的。“在美国，每当进食时，总是想起妈妈的饭菜……”已是青年的儿子，说这话时，语气里，一半是成年人的腼腆，一半是

小孩子的天真。“对哈，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最是叫人难忘的哩，呵呵……”我打趣道。爱人脸上漾起自豪与幸福。儿子吃得挺开心，也挺投入。我和爱人也是。今非昔比，一家三口聚到一起吃饭的机会真的少之又少了。

我们带儿子去了他么爸(我胞弟)新购置并自己设计装修好的房子里。亮丽大气的风格、现代时尚的摆设，让人耳目一新。儿子为他租房多年的么爸终有了自己的好归宿而深感高兴，坐在制作考究的餐桌边，儿子又开心地品尝了一顿他善厨的么爸做出的可口饭菜，也品尝了另一份久违的亲情。

我们还是一家酒楼订下一场宴席，宴请在同城生活的一干亲友到场共同欢迎儿子的归来。

在自家那所居室里，我们一家三口将短短几日，过得其乐融融——聚少离多，让我们仨对短暂的重逢时光，倍觉珍贵。除了一道品尝爱人变着戏法做出的饭菜，更多上演着“亲子”节目。我和爱人与儿子，畅聊各种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眼神与声气的交流，远胜于隔着屏幕的网聊。聊及儿子在美留学的种种，也聊及儿子学业有成后的未来规划。“学成归国，家人团聚”是我们仨的终极意愿。清华毕业又已在美读博深造三年的儿子，在我和他母亲面前，一如从前，温顺而亲近；言语也一如从前，通俗而有趣。屋子里，洋溢着久违的热闹而温馨的气息。

爱人是亲子的好手，毕竟一直陪伴儿子从小到大，最懂儿子。她有时聊着聊着，就笑呵呵地轻搂住儿子，一如儿子儿时。在儿子坐于电脑边忙着回复美国导师或同学发来的邮件时，将洗净切片的水果，一片一片，用手喂给儿子吃。特地歇业几日的爱人，还带儿子下楼去小区坝上一起打羽毛球健身，一如从前。我因眼睛不方便，在一边观战，为他们母子加油，引来一些人的注目。“这娃儿有出息哩，在美留学……”“这一家子不易团聚一次呢……”耳边依稀传来这股窃窃私语。

儿子睡前，我和爱人会一如从前，轻轻走到他卧室门口道声“晚安/好梦”。只不过，教英文的我，换成了英文“Good night/Good dream”。儿子会用娴熟的英文回上一声。而后，我们一家三口，便慢慢入睡，共做一个美好的梦。几日后的梦醒时分，我们仨又将上演一场别离，人世平凡又动人、平淡又深刻的别离……

(作者单位：重庆万州武陵中学)